

青史红尘

方颐家 著

「新派武侠言情小说」

这是一本新派武侠言情小说。金朝即将灭亡之际，蒙古小王爷李鲁因意外失去记忆而流落中原，邂逅了中原姑娘赵布萨，从此人生道路变得曲折离奇，坎坷不平，小说于芳草烟中寻粉黛，斜阳影里说英雄，向人们展示了生活与追求在急剧动荡年代中的完美结合。爱情唤醒了良知，良知取代了杀戮，人性在迷惘中挣扎，在斗争中迸发出光芒，冶炼出「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这一主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青史红尘

「新派武侠言情小说」

方颐家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史红尘/方颐家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80745 - 077 - 1

I. 青… II. 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4634 号

青史红尘

著 者: 方颐家

特约编辑: 唐发锐

封面设计: 王斯佳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宝山杨中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40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45 - 077 - 1/I • 009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秋叶落定州	1
第二章 剑谱空穴来	18
第三章 风雨下太行	35
第四章 两小桥头会	54
第五章 高义薄云天	71
第六章 女武神帖子	87
第七章 小王爷字鲁	105
第八章 泪洒关帝庙	122
第九章 花似雪救难	140
第十章 水仙花姐姐	158
第十一章 勇闯商洛山	176
第十二章 秃鹫大聚会	195
第十三章 真人露掌相	213
第十四章 黄河又下雪	230

第十五章 一封雁毛信	247
第十六章 寻寻与觅觅	264
第十七章 凤栖观景楼	281
第十八章 蛇皮人杀手	300
第十九章 花落知多少	319
第二十章 赵布萨斗獒	335
第二十一章 一拍鸳鸯散	351
第二十二章 重返大草原	366
第二十三章 惊逢绝世人	384
第二十四章 萨萨之悲悯	403
第二十五章 美人剑如虹	422
第二十六章 牛鼻子老道	439
第二十七章 情痴绝痴情	456
第二十八章 邛山不了情	472
第二十九章 爱恨难相容	488
第三十章 大道才是真	505
第三十一章 桃花随流水	522
第三十二章 寻梦归故园	539
尾声 凤凰于飞	556

词曰：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这首《鹊桥仙》乃北宋著名词家秦观所作，说的是牛郎织女故事。大凡古今谈论夫妻恩爱，必以朝夕厮守为美满，那牛郎织女每年七夕才一会，真不知有多少有情人为之感慨涕零，遂将这古老仙说，传为人间佳话。只是在秦观看来，两情若真，便是一年只得一会，也胜过天天聚首，故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此词一出，后人大加赞赏，以为不落陈套，别出心裁，甚至于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功效。正是：“不是路迷人，怎知这滋味！”诚如秦观所言，天上人间，当无悲欢离合之恨事！

第一章 秋叶落定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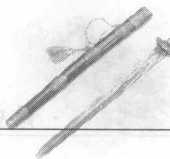
南宋宁宗嘉定四年，金卫绍王大安三年，蒙古太祖成吉思汗六年，秋天，定州之野。

完颜浩独自一人坐在营帐中，帐外天气甚是阴霾，空中犹如铺开了一幅巨大雾幕，黑压压，使人心绪沉闷，幸而深秋的凉风不时袭来，令人尚不至于感觉窒息，只是枯萎的树叶被风削下，纷纷扬扬，或随风旋去，或贴在人身上，景物萧瑟，直教人“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黎明时分，汾阳郡公郭宝玉召集军中大小将领，告诉他们一个消息：蒙古太师木华黎日前在乌沙堡击溃了独吉思忠的三十

万大军，眼下正率领蒙古大军朝这里杀来。对完颜浩而言，如此消息难以置信，三十万大金国精锐部队，怎可能在一日之间便全线崩溃？便似人们常说的那般：“赶鸭子也没这么快。”但是天一亮，便有成百上千的溃兵逃来，证实了那消息真实不假。郭宝玉又紧急召集军中明安以上将领会议。完颜浩以为郭宝玉必是商议如何应战之事，哪知郭宝玉语出惊人道：“古人云：‘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我等虽为大金之臣，然女真气数已尽，天将改姓蒙古矣，奈如何哉？本帅已差人向木华黎太师投诚，但不强迫谁与我一起归顺蒙古。愿降者降，不愿降者，皇天有鉴，本帅决不为难，即刻允许他离去。”他边说边用那双阴森可怕的鹰眼恶狠狠地扫视着众将领，似乎在提醒大家：我这只是场面话，谁敢说个离字，我宰了他！众将领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郭宝玉，鸦雀无声，唯有元帅帐外风吹草木而引起的“沙沙”之声，在人心头添上一种狐疑般的茫然。

与会者十有八九为汉人，女真族人只有六七个，除了完颜浩一人为都统外，皆是明安亦即千户之职，官卑势弱，毫无发言权。这支军队被郭宝玉牢牢地攥在手中。完颜浩虽想抗议，但干不该，万不该，前两年因为蒙古人侵扰，太原风雨飘摇，将赵从美与布萨淑贞（两人事见拙作《雁丘泪》）的孤女赵布萨搬到汾阳居住，那是郭宝玉老巢。当然，完颜浩那样做并未有错。首先，汾阳较太原离战火远；其次，郭宝玉与布萨淑贞为师徒关系，感情甚厚；赵布萨搬到汾阳居住，郭宝玉确实照顾得无微不至。一想到赵布萨在汾阳，完颜浩纵然仅想抗议，也只能往喉咙里咽一下口水的份儿了。但他还是对郭宝玉道：“郭公，我走！”郭宝玉那双鹰眼灼灼闪烁着饥不择食的凶光，朝他看了一下，使旁人看了皆禁不住打起寒颤来，为完颜浩担心。然而郭宝玉只是看了完颜浩一下，即将那吓人目光从他脸上移开，却并未回答



他话，教所有在场之人皆忐忑不安。

完颜浩吃不准郭宝玉用意何在，只好独自一人胡乱猜测。他倒不是怕郭宝玉会杀他，却担心郭宝玉留住他不让走。郭宝玉是汉人，服从蒙古与臣事大金，两者有何区分？自己是女真人，大金国忠臣，国可以灭，而节不能变，岂可跟着郭宝玉叛变去效忠蒙古人？完颜浩如今虽然年未五十，但他自己觉得这几年来不仅身体老了许多，连心也老了许多，凡事都漠不关心，一遇紧要之事，往往反应迟钝，这次也不例外。他默默坐着，看着帷幕外面的落叶随风飘落，心事重重，有点彷徨无计。

一个传令兵站在外面禀道：“完颜将军，郭元帅有请！”完颜浩答道：“知道了。我便去。”传令兵应声走了。不知是祸是福，只能随时应变。完颜浩卸下身上盔甲，换上了以前跟从“凌波洛女”布萨淑贞时的打扮：一顶素色折角巾，一袭深蓝色绸缎直裰，一双牛皮皂朝靴。他不深不浅地吸了口气，然后走出帐篷，踏着满地落叶，往郭宝玉元帅帐走去。

帐中只有郭宝玉一人。他全身戎装，宛如那座开封铁塔，巍然屹立在书案后，两手扣着腰上犀牛皮带，双目炯炯地注视着完颜浩进来。案上放着他平时引以为荣的金章宗御赐宝剑。这个唐代中兴名将郭子仪后裔，除了忠义气节值得商榷外，其他方面与他祖先相比，毫不逊色。待完颜浩走近，不等他行礼，郭宝玉便指了指案前一张椅子道：“坐吧！”自己亦随即坐了下来。

完颜浩默默看着郭宝玉，等他先开口。郭宝玉瞟了他一眼，然后一手抚弄着案上那把御赐宝剑，似乎心含愧疚，一边又长长吐了一口气，意味深长地道：“吁——木华黎大军明日即到。”完颜浩淡淡一笑，一似微微讽刺道：“那又如何？一切皆在郭公预料之中。”郭宝玉似乎未听懂他话，问道：“完颜浩，你跟随我有五六年，还记得你是如何来我这儿的吗？”完颜浩答道：“当然记

得。未将来汾阳为郭公执鞭镫，全是布萨小姐所荐。”郭宝玉喟然叹道：“布萨小姐待你真是恩德无穷啊！你只不过跟了她几年，她便一定要我给你个都统之职。”完颜浩复淡淡一笑道：“郭公取笑了。”郭宝玉道：“不，我也正是看中你对她忠诚，才给你都统之职，并非全是因为布萨小姐之故。”他忽然“嚯”的一声抽出那把宝剑，划了一道寒光耀眼的弧线，问道：“你可看得出此剑有何特别之处？”完颜浩道：“御赐之剑，当然非寻常之剑可比。”郭宝玉莞尔一笑道：“可惜你不使剑，不然我将此剑送给你。”完颜浩道：“假使郭公嫌此剑姓金不姓蒙古，那就给我好了。”郭宝玉道：“宝剑赠与壮士，红粉送给佳人。”他插剑入鞘，放在案上推到完颜浩面前道：“归你了，留资纪念！”完颜浩站起身来，将剑挂在腰上，便欲告退，却见郭宝玉一摆手道：“先别急着走，木华黎要明日才到呢！”完颜浩复坐下道：“郭公难道还有事？”郭宝玉微似伤感道：“是的。此时此刻，你我分道扬镳，不能不说是遗憾。”他停顿了一下，那双阴森可怕的鹰眼盯着完颜浩，徐徐道：“能帮个忙吗？”完颜浩颇感意外，道：“郭公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居然有事要我帮忙？”郭宝玉微微点首，道：“你我虽然各走一方，但我最信任的居然还是你。一句话，行吗？”完颜浩看着他问道：“要紧吗？”郭宝玉默默地点了点首。完颜浩看着他，沉默了一会，终于像他那样，也默默地点了点首。郭宝玉绽出一丝笑容，然后道：“请你给德海捎个信，若有必要，请你帮他脱离险境。”完颜浩听了，不知何故，心情忽觉得沉重起来，但他未露声色。郭宝玉亦未等他回答，从案下取出一个沉甸甸的口袋，放到他面前，道：“二十两金子，二百两银子，路上用。拜托了！”完颜浩拿了袋子，起身离去。郭宝玉看着他背影道：“小萨萨和春桃，德山在照顾着，你放心好了！”德山，乃郭德山，郭宝玉次子。

德海，乃郭德海，郭宝玉长子，时为穆昆，即百夫长；目前正跟随布萨淑贞的兄长宣抚使布萨安贞，在山东征讨杨妙真的兄长杨安儿以及李全等人的红袄军。由于木华黎的蒙古大军进展神速，郭宝玉只得提前归降蒙古，却来不及给郭德海通风报信。郭德海若不及时逃走，必遭灭顶之灾。完颜浩知道郭宝玉之所以要自己去给郭德海通风报信，是因为自己与布萨淑贞的关系，必要时可利用这层关系，救出郭德海，而且赵布萨在郭德山掌控下，郭宝玉不怕节外生变。完颜浩虽有点受要挟之感，但礼尚往来，郭宝玉既放他走，可说是恩德无穷，替他办一件事，也是理所当然。尽管现在各事其主，然而大家没有私人恩怨，相反都还留有些情义，有点像当年辛弃疾与党怀英，并不因为一个在宋，一个在金，而与对方绝交。

完颜浩策马出了军营，恰逢一轮红日透过浓密的阴云现出身来，只是光芒暗淡，扫不尽灰白的雾气，那微光照在洒满落叶的泥地上，宛如染了一层红红的胭脂，反而显得景致凄凉。完颜浩万没料到郭宝玉这支大金国精锐部队改换门庭后，为今后木华黎在黄河流域攻城野战，横冲直撞，以及元世祖忽必烈灭掉南宋，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完颜浩料到有此，断不会去救郭德海，好掣肘郭宝玉，不让他随心所欲。正是：“临崖立马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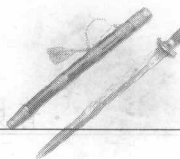
闲话少说。单表完颜浩出了军营，趁天未晚，打上一鞭，朝南驰去。他要赶在郭宝玉叛变消息传到山东前找到郭德海。他胯下那匹紫骝马是郭宝玉给他从数千匹战马中精心挑选出来的，自然不同凡响，是以天黑时分，他已驰骋了六七十里，在一个镇上小客栈住宿了，仗着这一匹骏马，争取明日渡过滹沱河，抵达冀州。

将近子夜，他已睡了一觉，中途醒来，对于郭宝玉叛变，不能

不思潮杂起。他胡思乱想了一会，打算拔出郭德海后，即赶回汾阳，把小萨萨迁至安全地方去，免得有意外之事发生。他才待复睡，却听得一阵脚步声，店小二引着客人进了隔壁客房。深更半夜，是何人来投宿？而且除了店小二走路有脚步声外，来客脚步着地，几乎无声，可知是身手甚为不凡之人。他顿起疑心，在床上凝神屏息，隔着一道板壁，倾听不速之客动静。

隔壁来了两人，说话声虽轻，然完颜浩内力雄厚，却能听得清楚，并隐约觉得声音耳熟。但听一个道：“已经好几月了，小王爷毫无影踪，莫非已经死于兵荒马乱了？”另一个道：“管他死不死，我俩只当他活着去寻找可矣。找着了，每人两万两银子；找不着，每月也有二百两小老酒钱，何乐而不为？”前一个复道：“王爷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一年半载找不到小王爷，我看我俩脑袋亦得搭上。”另一个又道：“反正他已预支我俩五千两，数目也颇为可观，到时劳而无功，再去江南投靠史弥远算了。”前一个复道：“上回没替史弥远逮着赵从美，还险些送了性命，面子早已丢尽，怎可再去投奔他？”一听说“赵从美”三个字，完颜浩猛地忆起隔壁原来是“大同双雕”石峰、石梁兄弟两个。他俩如何在此？那王爷是谁？小王爷又是怎么回事？完颜浩真想过去问问，但一想自己要事在身，不便露面，遂打消了好奇心，继续听他俩说话。哪知隔壁“大同双雕”忽然没了声音，完颜浩即将目光移向房门。

果然，门内被人用“隔山震虎”掌法轻轻打断，门被推开，石峰手持蜡烛站在门口。他身材一般，较之前两年，只不过须发白了些，一双眸子在烛火映照下发出光芒，比以前却是亮了许多。也许是半夜，他不敢惊动他人，沉声喝道：“你是何人，胆敢偷听爷们谈话？”完颜浩仰视天花板，漫不经心地应道：“你俩自己说话不谨慎，却怪他人偷听，可笑之至。”石峰听他声音有些熟悉，



不知是仇人，抑或是朋友，不敢大意，即低声喊道：“老二！”言甫落，石梁已手持一把宽背刀出现在门口，与石峰并肩而立。完颜浩坐起身来，看着他俩。“大同双雕”这才认出他来，双双笑道：“原来是完颜兄，别来无恙！”说着，便一起走进房来，掩上了门，在桌边坐下。完颜浩起身拿过石峰手里蜡烛，将桌上一盏油灯点亮，然后与他俩对面而坐。

石峰呵呵笑道：“完颜兄，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呀！孰能料到我们一别多年，在此多事之秋，在此不经眼小客棧，在此夜深人静之时，竟能再次相遇，实属我们缘分不浅，是也未是？”“大同双雕”在江湖上名声颇响，年龄亦比完颜浩大十岁左右，但深知完颜浩的功夫，因此以兄台称呼，以示亲热。当下完颜浩亦笑道：“有道理。两位自在临安被赵从美折了锐气，一直在雁门关外修葺羽翼，什么风将你俩吹回关内来了？莫非得知赵从美不在了，天下没你俩对手了是不是？”石峰复呵呵笑道：“完颜兄何时变得会说笑了？赵从美不在了，完颜兄还在，独步中原，区区大同两只老雕，怎敢来与完颜兄争锋夺尖？”石梁亦笑道：“听说完颜兄自从与赵从美化敌为友，交情反而较他人为深，赵从美将他那套‘平地春雷’剑法传了给你，是不是？”完颜浩道：“哪有此事！我从不使剑，天下人人皆知。”石梁指了指完颜浩倚在床沿的那把金章宗御赐宝剑，笑道：“那是以前，现在可不一样喽！”完颜浩不敢对他俩说得太多，答道：“此剑乃路上一位朋友遗失在客店，我只是代为保管一下，下次遇见，送还与他。”石梁笑道：“我们且不谈此剑。完颜兄，你休瞒我兄弟俩。外面近来传说赵从美将那本‘平地春雷’剑谱留传给了你，此事可真？”完颜浩皱起眉头道：“你们武林人就爱无事生非，令人讨厌之至。哪有什么‘平地春雷’剑谱？你俩尝过‘平地春雷’的滋味，朝思暮想着那套剑法，大概想疯了罢？什么剑谱，必是你俩

造的谣。”石梁指了指完颜浩胸怀，嗤嗤笑道：“完颜兄这几年怀中一只小盒子从不离身，非那本剑谱而又是什么更珍贵的？”完颜浩闻说，仰天轻轻一笑道：“原来如此。‘大同双雕’亦算是故友，便让你俩一睹为快。”言讫，探手从怀中取出一个雕花小木盒，只有二寸见方，一寸厚。如此大小一个盒子，要装一本书是不可能的。“大同双雕”面面相觑，大感意外。石梁惊讶道：“原来传言之讹，里面非剑谱也。然则完颜兄何以寸步不离，随身携带，里面究竟是什么宝贝？”完颜浩道：“百闻不如一见。”遂打开盒子，放在桌上。“大同双雕”将油灯朝小盒子这边移了移，目中四道电光随即照射过去。

原来盒子里装的是一颗舍利子。石峰看着完颜浩疑惑道：“完颜兄平生杀人不眨眼，乌毒掌之毒辣，闻名天下，何时又信起佛来了？”完颜浩道：“想你俩对我乌毒掌之兴趣，并不亚于对‘平地春雷’之兴趣，对乌毒掌之渊源想必也有所闻。你俩倒说说，乌毒掌是谁所创？”石峰道：“闻说是姚秦时期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所创……”石梁抢断话头，悟道：“我已知之矣。这颗舍利子，乃是鸠摩罗什身上的。”完颜浩点了点首。石峰道：“难怪完颜兄对此视如珍宝，诡秘得很。可这颗舍利子对我俩来说，毫无价值可言。”完颜浩阖上盒盖，藏回怀中，道：“我那秘密已为你俩所悉。礼尚往来，那王爷、小王爷是怎么回事？”石梁将眼睛看着石峰，石峰道：“完颜兄不拿我兄弟俩当外人，我兄弟俩岂可拿完颜兄当外人？老二，你把我俩此次进关原因告诉完颜兄好了。”石梁遂谓完颜浩道：“前年春天，蒙古主成吉思汗进攻西夏，一直打到中兴府城下，将城围得水泄不通。西夏人已到生死存亡之际，因此死命拒战，蒙古人竟攻城不下。木华黎王爷时在成吉思汗身边，建议引用黄河之水灌城，成吉思汗采纳了他那建议。哪知中兴城没浸塌，堤防却自家决了口，河水反把蒙古军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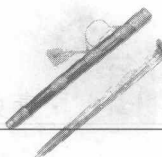
垮了。由于事起突然，混乱之中，木华黎宝贝儿子孛鲁与木华黎走散了，至今下落不明。木华黎心急如焚，寝食不安，脾气大坏。他差人寻遍西夏没找到，如今高价请来一些武林高手到大金国来寻。若还找不到，他还会差人去江南找。找不到孛鲁，木华黎死不瞑目。”完颜浩问道：“他儿子多大？”石梁道：“走失时才八岁，如今也不过十岁。”完颜浩复问道：“有何特征？”石梁道：“木华黎说他不会说汉话，左掌心有一小块不明显胎记，也许这便是特征罢！若撞见一个小孩不会讲汉话的，一看他左掌心便可见分晓。”完颜浩点点首道：“看来你俩便是木华黎请来寻找孛鲁的高手了。”石梁道：“木华黎王爷可不会将孛鲁吊死在我俩身上，替他来大金国寻找孛鲁的少说也有数十个，有单干的，也有结伙的。完颜兄，此事只有知道内情的少数人知晓，你可千万不能外传啊！木华黎王爷是何等人物，要是因此害了孛鲁，我兄弟俩晚年可不好过喽。”完颜浩笑道：“倘若你遇见他人也是这般口无遮拦，那你兄弟俩晚年日子可真不好过了。”石峰笑道：“我俩只对你讲，他人即使知道了，我俩也不许他活到次日。”他话头一转，问道：“完颜兄，听说郭宝玉手下所有人马驻扎在定州北部，你是他手下大将，却如何独自一人出现在此地？蒙古军所向无敌，难道郭宝玉已经被木华黎击溃了？”

提起郭宝玉，完颜浩心里说不出是何滋味，却也不能对他俩说，便答道：“你俩把木华黎也看得太神了，即使成吉思汗自个来，岂能奈何得了郭公哉！眼下郭公正在野外狩猎悠闲，我亦抽空去山东见一见布萨安贞，问问他是否愿意接他外甥女萨萨到他那里暂住一时，等打退了蒙古人，我再去接回萨萨。”石峰道：“原来如此。提起赵布萨，我就想起赵从美，想起他的‘平地春雷’。那年在临安，若非我兄弟俩见机而作逃得快，早上阎王爷那儿报到去了（事见拙作《雁丘泪》）。这一情景，教人记忆犹

新。完颜兄，算我兄弟俩与你有缘，有件事不得不提醒你。”完颜浩道：“请两位指教。”石峰笑道：“岂敢！我俩只是要劝你，以后千万别把你怀中那小盒藏得太神秘了，人家以为是传闻中的那本‘平地春雷’剑谱呢！你大概自己尚未知道，已经有人为了剑谱暗中来找你了。你麻烦来了。”石梁道：“而且人还不少。”完颜浩道：“武林人士真让人讨厌，无中生有。假如他们心目中认为我有那么一本剑谱，那我麻烦真的来了，而且还不小。是谁？愿闻其详。”石梁道：“具体是哪些人，我俩不得而知。完颜兄，你以后多加小心就是了。”完颜浩道：“多谢两位提醒。”石峰道：“该讲的都讲了。太晚了，我俩不再打搅了。假如完颜兄明日有空，我们一起喝一盅。”完颜浩道：“明天再说罢！”于是“大同双雕”告辞回隔壁去了。

完颜浩做梦亦未曾料到，江湖上会有他身上藏匿着“平地春雷”剑谱之谣传。不知谁搞的恶作剧，恶劣透顶的恶作剧。那些武林人士为了一把宝刀，一本秘籍，眼睛会出血，更何况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平地春雷”剑谱，他们什么残忍毒辣之事做不出来？也许已经被人暗中盯上了，自己尚未得知。看来麻烦来了，而且很大，不知何年何月才可平息，除非谣言被否定，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这类传闻，大家从来皆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紧要关头，竟然节外生出这种枝来，完颜浩只有逆来顺受。尽管他看不惯“大同双雕”为人势利，不过心里还是感谢他俩。若非他俩告知其事，自己被人背后捅了，死了还不知是如何一回事呢！有了警惕，背后就不会被人捅了。

完颜浩吐了一口气，欲抓紧时间继续睡觉，明日好走远路。他正待再躺下，却听见门外走廊上有一丝声音，是脚步声，若非自己内力深湛，寻常人是听不到的。从这点来判断，必定是个身手不凡的高手。他寻思道：“莫非打‘平地春雷’剑谱主意的会



家子来了？”念头方起，他已无声无息地闪在门旁，同时双臂一振，蓄势而待。然而，门外那会家子悄悄地经过他房门，并未停下，一直过去了，逐渐没了声音，似乎从人间蒸发了。夜深人静，只有隔着窗户，从外面世界里所传来的秋风扫落叶之声。正是：“道高一尺魔高丈，性乱表昏错认家。”

完颜浩正猜想自己是不是神经过敏，隔壁“大同双雕”却忽然又有轻声话语传来。完颜浩迅即移位，将耳贴近板壁。但听石峰轻轻道：“老二，门缝下有一封信。却是奇怪，半夜三更，如此偏僻小地方，是谁来找我们？”又听得撕封皮之声。须臾，但听石梁道：“毫无商量口气，简直是命令。我看我俩不必理会。”复听石峰道：“不。走！”遂没了声音。又过了一会，便听隔壁房门悄悄打开，“大同双雕”悄悄走了，竟不跟他打招呼。

完颜浩暗自纳闷，忖道：“是何人送信与他俩？什么事？为何如此神秘，不可告人？送信人功夫不弱，仅比‘大同双雕’稍微逊色一些而已；写信人必是势力很大之人，是谁？木华黎？如果真是木华黎，那石梁不敢说不必理会的。听石峰口气，也不敢得罪那人。然则是何人？”他想不出所以然，转念忖道：“武林中经常会发生稀奇古怪之事，管他何也？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他复躺回床上，阖目再睡，哪知脑海里尽是“大同双雕”影子作怪，竟翻来覆去睡不着了。他忽然心血来潮，起身收拾好，在桌上留下房钱，去马厩牵了马，像“大同双雕”那样，悄悄溜出客栈，披星戴月，择路走了。

那时节，成吉思汗志在侵吞金占区，尚未敢窥觊南宋，故他自率大军横扫西域，打过里海，击溃俄罗斯援军，占领钦察部，将整个欧洲都震动了，而黄河流域，只是交给木华黎全权负责攻略。正因如此，成吉思汗意图是司马昭之心，路人尽知。那些居住在黄河两岸的汉人，看出女真人气数已尽，蒙古人将取而代

之,是以士人、富商、避仇的趁机纷纷逃往南宋,归依本族。除此之外,北方许多镖局、武林世家、名门豪族,因战乱而难以支撑门庭,纷纷往黄河南岸迁徙,另谋发展,欲图东山再起。这迁徙来的恶龙,自然要与当地的地头蛇争斗起来。一时当地治安乱了套,奈何那些蛇龙不得,更令金当局头痛者,乃北方许多绿林好汉、游侠也跟着南下,前者杀人放火,后者口称“劫富济贫”,事端无故骤多,如星火燎原,不可扑灭。完颜浩当然也十分清楚目前局势,所以心里不是滋味。不过他不是关心治乱,而是在猜想大金国祚还有几年。

金风飒飒,玉露泠泠;一轮晓月,满天残星;田野里蛩鸣阵阵,吟哦悲伤;芦苇中雁唳声声,嘹唳哀怨。完颜浩控辔徐行,马蹄踏在满是落叶的路上,发出有节奏的“咿啦”、“咿啦”之声,伴随着蛩声雁声,教人倍感凄楚。直到旭日升起,朝霞映照大地,晨风吹来,那一望无际成熟待割的田野上,稻浪翻滚,显示出昂然生机,仿佛世界换了样,一切都充满了希望。眼前视野广阔,他心胸也随之豁然开朗起来,好像忘了自己是去干什么的,任由胯下紫骝马径直向前欢跑。正是:“秦赵虎争血中原,当去抱关救公子。”

晨露未晞,路上除了附近村民,不见有其他行人,前方村口几家早点摊子却早早地做起了买卖,三三两两倒也坐了十多人。完颜浩来到一个摊点,将马拴在一棵树上,拣个干净座位坐了,要了几个肉包,一碗浆汤。当伙计将东西端上桌时,他才发现那伙计十指粗壮,浑身结实,虽面带微笑,但与做买卖人脸上那种职业性笑容比,显然存在着不小差异。因为本来就有戒心,是以他趁取筷箸之际,迅即左右一瞥,发现那些坐着吃早点之人,面对桌上香喷喷早点却无食欲,只是品茶,相互之间也很少说话;再看他们身材,个个是练功习武之人,更有甚者,这些人却全部